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  
第八十八回 博庭歡寶玉讚孤兒 正家法賈珍鞭悍僕

卻說惜春正在那裡揣摩棋譜，忽聽院內有人叫彩屏，不是別人，卻是鴛鴦的聲兒。彩屏出去，同著鴛鴦進來。那鴛鴦卻帶著一個小丫頭，提了一個小黃綳包兒。惜春笑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鴛鴦道：「老太太因明年八〇一歲，是個『暗九』，許下一場九晝夜的功德，發心要寫三千六百五〇零一部《金剛經》。這已發出外面人寫了。但是俗說：《金剛經》就像那道家的符籙，《心經》纔算是符籙，故此，《金剛經》內必要插著《心經》，更有功德。老太太因《心經》是更要緊的，觀自在又是女菩薩，所以要幾個親丁——奶奶姑娘們——寫上三百六〇五部。如此，又虔誠，又潔淨。僑們家中，除了二奶奶——頭一宗，他當家沒有空兒；二宗，他也寫不上來——其餘會寫字的，不論寫得多少，連東府珍大奶奶姨娘們都分了去。本家裡頭自不用說。」惜春聽了，點頭道：

「別的我做不來，若要寫經，我最信心的。你擱下喝茶罷。」鴛鴦纔將那小包兒擱在桌上，同惜春坐下。彩屏倒了一鍾茶來。惜春笑問道：「你寫不寫？」鴛鴦道：「姑娘又說笑話了。那幾年還好；這三四年來，姑娘還見我拿了拿筆兒麼？」惜春道：「這卻是有功德的。」鴛鴦道：「我也有一件事：向來伏侍老太太安歇後，自己念念米佛，已經念了三年多了。我把這個米收好，等老太太做功德的時候，我將他襯在裡頭供佛施食，也是我一點誠心。」惜春道：「這樣說來，老太太做了觀音，你就是龍女了？」鴛鴦道：「那裡跟得上這個分兒？卻是除了老太太，別的也伏侍不來，不曉得前世什麼緣分兒！」說著要走，叫小丫頭把小綳包打開，拿出來道：「這素紙一扎，是寫《心經》的。」又拿起一子兒藏香，道：「這是叫寫經時點著寫的。」惜春都應了，鴛鴦遂辭了出來，同小丫頭來至賈母房中，回了一遍，看見賈母與李紈打「雙陸」，鴛鴦旁邊瞧著。李紈的骰子好，擲下去，把老太太的錘打下了好幾個去，鴛鴦抵著嘴兒笑。忽見寶玉進來，手中提了兩個細篾絲的小籠子，籠內有幾個螞蚱兒，說道：「我聽說老太太夜裡睡不著，我給老太太留下解解悶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你別瞅著你老子不在家，你只管淘氣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沒有淘氣。」賈母道：「你沒淘氣，不在學房裡念書，為什麼又弄這個東西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不是我自己弄的。前兒因師父叫環兒和蘭兒對對子，環兒對不來，我悄悄的告訴了他。他說了，師父喜歡，誇了他兩句。他感激我的情，買了來孝敬我的。我纔拿了來孝敬老太太的。」賈母道：「他沒有天天念書麼？為什麼對不上來？對不上來，就叫你儒太爺打他的嘴巴子，看他臊不臊！你也夠受了。不記得你老子在家時，一叫做詩做詞，嚇的倒像個小鬼兒似的？這會子又說嘴了。那環兒小子更沒出息：求人替做了，就變著方法兒打點人。這麼點子孩子就鬧鬼鬧神的，也不害臊！趕大了，還不知是個什麼東西呢！」說的滿屋子人都笑了。

賈母又問道：「蘭小子呢？做上來了沒有？這該環兒替他了。他又比他小了，是不是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他倒沒有，卻是自己對的。」賈母道：「我不信，不然，就也是你鬧了鬼了。如今你還了得，『羊群裡跑出駱駝來了』，就只你大。你又會做文章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實在是作他的，師父還誇他明兒一定有大出息呢。老太太不信，就打發人叫了他來，親自試試，老太太就知道。」賈母道：「果然這麼著，我纔喜歡。我不過怕你撒謊。既是他做的，這孩子明兒大概還有一點兒出息。」因看著李紈，又想起賈珠來，又說：「這也不枉你大哥哥死了，你大嫂子拉扯他一場！日後也替你大哥哥頂門壯戶。」說到這裡，不禁淚下。

李紈聽了這話，卻也動心，只是賈母已經傷心，自己連忙忍住淚，笑勸道：「這是老祖宗的餘德，我們託著老祖宗的福罷咧。只要他應了老祖宗的話，就是我們的造化了。老祖宗看著也喜歡，怎麼倒傷起心來呢？」因又回頭向寶玉道：「寶叔叔明兒別這麼誇他，他多大孩子，知道什麼！你不過是愛惜他的意思，他那裡懂得？一來二去，眼大心肥，那裡還能夠有長進呢？」賈母道：「你嫂子這也說的是。就只他還太小呢，也別逼得緊了。小孩子膽兒小，一時逼急了，弄出點子毛病來，書倒念不成，把你的工夫都白糟蹋了。」

賈母說到這裡，李紈卻忍不住，撲簌簌掉下淚來，連忙擦了。只見賈環賈蘭也都進來給賈母請了安。賈蘭又見過他母親，然後過來，在賈母旁邊侍立。賈母道：「我剛纔聽見你叔叔說你對的好對子，師父誇你來著。」賈蘭也不言語，只管抵著嘴兒笑。鴛鴦過來說道：「請示老太太，晚飯伺候下了。」賈母道：「請你姨太太去罷。」琥珀接著，便叫人去王夫人那邊請薛姨媽。

這裡寶玉賈環退出，素雲和小丫頭過來把「雙陸」收起，李紈尚等著伺候賈母的晚飯。賈蘭便跟著他母親站著。賈母道：「你們娘兒兩個跟著我吃罷。」李紈答應了。一時，擺上飯來，丫鬟回來稟道：「太太叫回老太太：姨太太這幾天浮來暫去，不能過來回老太太，今日飯後家去了。」於是賈母叫賈蘭在身邊坐下，大家吃飯。不必細言。

卻說賈母剛吃完了飯，盥漱了，歪在床上，說閒話兒。只見小丫頭告訴琥珀，琥珀過來回賈母道：「東府大爺請晚安來了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們告訴他：如今他辦理家務乏乏的，叫他歇著去罷。我知道了。」小丫頭告訴老婆子們，老婆子纔告訴賈珍，賈珍然後退出。

到了次日，賈珍過來料理諸事。門上小廝陸續回了幾件事。又一個小廝回道：「莊頭送果子來了。」賈珍道：「單子呢？」那小廝連忙呈上。賈珍看時，上面寫著不過是時鮮果品，還夾帶菜蔬野味若干在內。賈珍看完，問：「向來經營的是誰？」門上的回道：「是周瑞。」便叫周瑞：「照賬點清，送往裡頭交代。等我把你來賬抄下一個底子，留著好對。」又叫：「告訴廚房，把下菜中添幾宗，給送果子的來人，照常賞飯給錢。」

周瑞答應了去，一面叫人搬至鳳姐兒院子裡去，又把莊上的賬和果子交代明白出去了。一回兒，又進來回賈珍道：「纔剛來的果子，大爺曾點過數目沒有？」賈珍道：「我那裡有工夫點這個呢？給了你賬，你照賬點就是了。」周瑞道：「小的曾點過，也沒有少，也不能多出來。大爺既留下底子，再叫送果子的人問問他，這賬是真的假的。」賈珍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不過是幾個果子罷咧，有什麼要緊？我又沒有疑你。」說著，只見鮑二走來磕了一個頭，說道：「求大爺原舊放小的在外頭伺候罷。」賈珍道：「你們這又是怎麼著？」鮑二道：「奴才在這裡又說不上話來。」賈珍道：「誰叫你說話？」鮑二道：「何苦來在這裡做眼睛珠兒？」周瑞接口道：「奴才在這裡經管地租莊子銀錢出入，每年也有三五萬來往，老爺太太奶奶們從沒有說過話的，何況這些零星東西？若照鮑二說起來，爺們家裡的田地房產都被奴才們弄完了。」賈珍想道：「必是鮑二在這裡拌嘴，不如叫他出去。」因向鮑二說道：「快滾罷！」又告訴周瑞說：「你也不用說了，你幹你的事罷。」二人各自散了。

賈珍正在書房裡歇著，聽見門上鬧的翻江攪海，叫人去查問，回來說道：「鮑二和周瑞的乾兒子打架。」賈珍道：「周瑞的乾兒子是誰？」門上的回道：「他叫何三，本來是個沒味兒的，天天在家裡吃酒鬧事，常來門上坐著。聽見鮑二和周瑞拌嘴，他就插在裡頭。」賈珍道：「這卻可惡！把鮑二和那個什麼何三給我一塊網起來！周瑞呢？」門上的回道：「打架時，他先走了。」賈珍道：「給我拿了來！這還了得了！」眾人答應了。

正嚷著，賈璉也回來了，賈珍便告訴了一遍。賈璉道：「這還了得！」又添了人去拿周瑞。周瑞知道躲不過，也找到了。賈珍便叫都網住。賈璉便向周瑞道：「你們前頭的話也不要緊，大爺說開了很是了，為什麼外頭又打架？你們打架已經使不得，又弄個野雜種什麼何三來鬧。你不壓伏壓伏他們，倒竟走了！」就把周瑞踢了幾腳。賈珍道：「單打周瑞不中用。」喝命人把鮑二和何三各人打了五〇鞭子，攆了出去，方和賈璉兩個商量正事。

下人背地裡便生出許多議論來：也有說賈珍護短的；也有說不會調停的；也有說他本不是好人，「前兒尤家姊妹弄出許多醜事來，那鮑二不是他調停著二爺叫了來的嗎？這會子又嫌鮑二不濟事，必是鮑二的女人伏侍不到了。」——人多嘴雜，紛紛不一。

卻說賈政自從在工部掌印，家人中儘有發財的。那賈芸聽見了，也要插手弄一點事兒，便在外頭說了幾個工頭，講了成數，便買了些時新繡貨，要走鳳姐兒的門子。

鳳姐正在屋裡，聽見丫頭們說：「大爺二爺都生了氣，在外頭打人呢。」鳳姐聽了，不知何故。正要叫人去問問，只見賈璉已

進來了，把外面的事告訴了一遍。鳳姐道：「事情雖不要緊，但這風俗兒斷不可長。此刻還算僑們家裡正旺的時候兒，他們就敢打架，以後小輩兒們當了家，他們越發難制伏了。前年我在東府親親眼見過焦大吃的爛醉，躺在台階子底下罵人，不管上上下下，一混湯子的混罵。他雖是有過功的人，到底主子奴才的名分，也要存點體統兒纔好。珍大奶奶——不是我說——是個老實頭，個個人都叫他養得無法無天的。如今又弄出一個什麼鮑二！我還聽見是你和珍大爺用的人，為什麼今兒又打他呢？」賈璉聽了這話刺心，便訕訕的拿話來支開，借有事，說著就走了。

小紅進來回道：「芸二爺在外頭要見奶奶。」鳳姐一想：「他又來做什麼？」便道：「叫他進來罷。」

小紅出來，瞅著賈芸微微一笑。賈芸趕忙湊近一步，問道：「姑娘替我回了沒有？」小紅紅了臉，說道：「我就是見二爺的事多！」賈芸道：「何曾有多少事能到裡頭來勞動姑娘呢？就是那一年姑娘在寶二叔房裡，我纔和姑娘——」小紅怕人撞見，不等說完，連忙問道：「那年我換給二爺的一塊綢子，二爺見了沒有？」

那賈芸聽了這句話，喜的心花俱開，纔要說話，只見一個小丫頭從裡面出來，賈芸連忙同著小紅往裡走。兩個人一左一右，相離不遠。賈芸悄悄的道：「回來我出來，還是你送出我來。我告訴你，還有笑話兒呢。」小紅聽了，把臉飛紅，瞅了賈芸一眼，也不答言。和他到了鳳姐門口，自己先進去回了，然後出來，掀起簾子，點手兒，口中卻故意說道：「奶奶請芸二爺進來呢。」

賈芸笑了一笑，跟著他走進房來，見了鳳姐兒，請了安，並說母親叫問好。鳳姐也問了他母親好。鳳姐道：「你來有什麼事？」賈芸道：「姪兒從前承嬌娘疼愛，心上時刻想著，總過意不去。欲要孝敬嬌娘，又怕嬌娘多想。如今重陽時候，略備了一點兒東西。嬌娘這裡那一件沒有呢？不過是姪兒一點孝心。只怕嬌娘不賞臉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有話坐下說。」賈芸纔側身坐了，連忙將東西捧著擱在旁邊桌上。鳳姐又道：「你不是什麼有餘的人，何苦又去花錢？我又不等著使。你今兒來意是怎麼個想頭兒，你倒是實說。」賈芸道：「並沒有別的想頭兒，不過感念嬌娘的恩惠過意不去罷咧。」說著，微微的笑了。鳳姐道：「不是這麼說。你手裡窄，我很知道，我何苦白白兒使你的？你要我收下這東西，須先和我說明白了。要是這麼『含著眉頭露著肉』的，我倒不收。」

賈芸沒法兒，只得站起來，陪著笑兒說道：「並不是有什麼妄想，前幾日聽見老爺總辦陵工，姪兒有幾個朋友辦過好些工程，極妥當的，要求嬌娘在老爺跟前提一提。辦得一兩種，姪兒再忘不了嬌娘的恩典！若是家裡用得著姪兒，也能給嬌娘出力。」鳳姐道：「若是別的，我卻可以作主。至於衙門裡的事，上頭呢，都是堂官司員定的；底下呢，都是那些書辦衙役們辦的。別人只怕插不上手，連自己的家人也不過跟著老爺伏侍伏侍。就是你二叔去，亦只是為的是各自家裡的事，他也並不能攬越公事。論家事，這裡是晒一頭兒擡一頭兒的，連珍大爺還彈壓不住。你的年紀兒又輕，輩數兒又小，那裡纏的清這些人呢？況且衙門裡頭的事差不多兒也要完了，不過吃飯賭跑。你在家裡什麼事作不得，難道沒了這碗飯吃不成？我這是實在話，你自己回去想想就知道了。你的情意，我已經領了，把東西快拿回去，是那裡弄來的，仍舊給人家送了去罷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奶媽子一大起帶了巧姐兒進來。那巧姐兒身上穿得錦團花簇，手裡拿著好些玩意兒，笑嘻嘻走到鳳姐身邊學舌。賈芸一見，便站起來，笑盈盈的趕著說道：「這就是大妹妹麼？——你要什麼好東西不要？」那巧姐兒便啞的一聲哭了。賈芸連忙退下。鳳姐道：「乖乖不怕。」連忙將巧姐攬在懷裡，道：「這是你芸大哥哥，怎麼認起生來了？」賈芸道：「妹妹生得好相貌，將來又是個有大造化的。」那巧姐兒回頭把賈芸一瞧，又哭起來，疊連幾次。

賈芸看這光景坐不住，便起身告辭要走。鳳姐道：「你把東西帶了去罷。」賈芸道：「這一點子，嬌娘還不賞臉？」鳳姐道：「你不帶去，我便叫人送到你家去。芸哥兒，你不要這麼著。你又不是外人。我這裡有機會，少不得打發人去叫你；沒有事也沒法兒，不在乎這些東東西西上的。」賈芸看見鳳姐執意不受，只得紅著臉道：「既這麼著，我再找得用的東西來孝敬嬌娘罷。」鳳姐兒便叫小紅：「拿了東西，跟著送出芸哥去。」

賈芸走著，一面心中想道：「人說二奶奶利害，果然利害。一點兒都不漏縫，真正斬釘截鐵！怪不得沒有後世。這巧姐兒更怪，見了我好像前世的冤家似的。真正晦氣，白鬧了這麼一天！」

小紅見賈芸沒得彩頭，也不高興，拿著東西跟出來。賈芸接過來，打開包兒，揀了兩件，悄悄的遞給小紅。小紅不接，嘴裡說道：「二爺別這麼著。看奶奶知道了，大家倒不好看。」賈芸道：「你好生收著罷。怕什麼？那裡就知道了呢？你若不要，就是瞧不起我了。」小紅微微一笑，纔接過來，說道：「誰要你這些東西？算什麼呢？」說了這句話，把臉又飛紅了。賈芸也笑道：「我也不是為東西。況且那東西也算不了什麼。」

說著話兒，兩個已走到二門口。賈芸把下剩的仍舊揣在懷內。小紅催著賈芸道：「你先去罷。有什麼事情，只管來找我。我如今在這院裡了，又不隔手。」賈芸點點頭兒，說道：「二奶奶太利害，我可惜不能常來！剛纔我說的話，你橫豎心裡明白，得了空兒再告訴你罷。」小紅滿臉羞紅，說道：「你去罷。明兒也常來走走。誰叫你和他生疏呢？」賈芸道：「知道了。」賈芸說著，出了院門。這裡小紅站在門口，怔怔的看他去了，纔回來了。

卻說鳳姐在屋裡吩咐預備晚飯，因又問道：「你們熬了粥了沒有？」丫鬟們連忙去問，回來回道：「預備了。」鳳姐道：「你們把那南邊來的糟東西弄一兩碟來罷。」秋桐答應了，叫丫頭們伺候。平兒走來笑道：「我倒忘了：今兒晌午，奶奶在上頭老太太那邊的時候，水月庵的師父打發人來，要向奶奶討兩瓶南小菜，還要支用幾個月錢，說是身上不受用。我問那道士婆來著：『師父怎麼不受用？』他說：『四五天了。前兒夜裡，因那些小沙彌小道士頭裡有幾個女孩子，睡覺沒有吹燈，他說了幾次，不聽。那一夜，看見他們三更以後燈還點著呢，他便叫他們吹燈，個個都睡著了，沒有人答應，只得自己親自起來給他們吹滅了。回到炕上，只見有兩個人，一男一女，坐在炕上。他趕著問是誰，那裡把一根繩子往他脖子上一套，他便叫起人來。眾人聽見，點上燈火，一齊趕來，已經躺在地下，滿口吐白沫子。幸虧救醒了。此時還不能吃東西，所以叫來尋些小菜兒的。』我因奶奶不在屋裡不便給他。我說：『奶奶此時沒有空兒，在上頭呢，回來告訴。』便打發他回去了。剛纔聽見說起南菜，方想起來了；不然，就忘了。」

鳳姐聽了，呆了一呆，說道：「南菜不是還有呢，叫人送些去就是了。那銀子，過一天叫芹哥來領就是了。」又見小紅進來回道：「剛纔二爺差人來說是今晚城外有事，不能回來，先通知一聲。」鳳姐道：「是了。」

說著，只聽見小丫頭從後面喘吁吁的嚷著，直跑到院子裡來。外面平兒接著，還有幾個丫頭們，咕咕唧唧的說話。鳳姐道：「你們說什麼呢？」平兒道：「小丫頭子有些膽怯，說鬼話。」鳳姐叫那一個小丫頭進來問道：「什麼鬼話？」那丫頭道：「我剛纔到後邊去叫打雜兒的添煤，只聽得三間空屋子裡嘩喇嘩喇的響，我還道是貓兒耗子；又聽得『噯』的一聲，像個人出氣兒的似的。我害怕，就跑回來了。」鳳姐罵道：「胡說！我這裡斷不興說神說鬼。我從來不信這些個話，快滾出去罷！」

那小丫頭出去了。鳳姐便叫彩明將一天零碎日用賬對過一遍。時已將近二更，大家又歇了一回，略說些閒話，遂叫各人安歇去罷。鳳姐也睡下了。將近三更，鳳姐似睡不睡，覺得身上寒毛一乍，自己驚醒了，越躺著越發起疹來，因叫平兒秋桐過來作伴。二人也不解何意。那秋桐本來不順鳳姐，後來賈璉因尤二姐之事，不大愛惜他了，鳳姐又籠絡他，如今倒也安靜，只是心裡比平兒差多了，外面情兒。今見鳳姐不受用，只得端上茶來。鳳姐喝了一口道：「難為你，睡去罷，只留下平兒在這裡就夠了。」秋桐卻要獻勤兒，因說道：「奶奶睡不著，倒是我們兩個輪流坐坐也使得。」鳳姐一面說，一面睡著了。平兒秋桐看見鳳姐已睡，只聽得遠遠的雞聲叫了，二人方都穿著衣裳略躺了一躺，就天亮了，連忙起來伏侍鳳姐梳洗。

鳳姐因夜中之事，心神恍惚不寧，只是一味要強，仍然扎掙起來。正坐著納悶，忽聽個小丫頭子在院裡問道：「平姑娘在屋裡麼？」平兒答應了一聲。那小丫頭掀起簾子進來，卻是王夫人打發過來來找賈璉，說：「外頭有人回要緊的官事。老爺纔出了門，太太叫快請二爺過去呢。」鳳姐聽見，嚇了一跳。

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